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五十二回 不忘車笠盟尋張遇李 遠寄平安字指柳說槐

且說曹文豹大怒出店，走了幾步，翻身復又同來，向店家問道：「他的府第在於何處？」店家不敢不說，遂答道：「出門一直望西，走一箭多遠，坐北朝南一所大府，門外兩個白石獅子的便是。」曹爺也不再言，一口氣走至鎮國府外。只見門內懸著四個官銜燈籠，兩邊登上坐著幾個虞候，二三十名護衛兵丁，手執棍棒，左右站立。曹爺向前拱手道：「奉煩列位通稟一聲，元帥的故友曹文豹特來求見。」中軍人等見曹爺人品出眾，穿帶不俗，又聽見是元帥的故友，不敢怠慢，一齊站起說：「請少待，等我們回稟。」遂至中門外，擊響雲板。青梅隔門問了備細，轉身回話。小姐正在燈下觀看兵書，聽得此言，心中暗轉：「曹兄此來，必是因名訪友，一定無疑。」遂吩咐有請。青梅開了中門，吩咐：「元帥有令，請曹爺後堂相見。」那中軍人等見元帥這等吩咐，就知是位貴客，忙向曹爺躬身陪笑說：「我們元帥請老爺內庭相見。」曹爺走至中門，不見他親來迎接，只有個小內侍提燈等候，不由怒上加怒，大踏步上了甬路，青梅忙忙提燈緊走，在前引路。越過前庭，來至中堂，小姐降階而迎，躬身施禮。曹爺正眼也不看他，一直走進中堂。那高小姐百分聰明之人，見此光景，早已參透了八九，不由暗笑，也不說話，隨後而走。見他也不等人讓，一轉身坐在上首。小姐也就坐下，曹爺就高聲講話。

說道是：「姓曹的今日真該死，斗膽前來驚貴人。我問你：人之五倫怎麼講？為何棄舊與迎新？書通萬卷讀何事？鎮國府三朝誰定女千金？那小姐全節盡孝離家下，是那個親口對吾雲？玉香圓贈與鬱氏因何故？令兄妹何以得能活到今？我曹某待你之心天知道，大丈夫有恩於人不念恩。你縱然負義忘恩重續配，也該求正人君子去結親。呂國材深心笑面多奸險，你竟去下眼低眉拜丈人。我今日特來領教將你問，請把那有理的情由向我雲。」這英雄連聲冷笑滔滔問，圓睜二目面含嗔。手搭劍把高揚臉，氣衝兩脅怒攻心。小姐聽畢將頭點，暗贊魁元血性真。就只是性烈心真實可笑，說話全然不看人。想罷佳人忙站起，面對燈光把話雲。

小姐一面轉身，一面說道：「承兄雅愛，固是金石之言，但小弟並未敢作悖倫敗禮之事，兄何言及於此？」小姐說這兩句言語時，那曹爺正數說的高興，聽得聲音不對，心下早驚疑，這才定睛一看，罷咧，那裡是什麼寇雲龍？卻是個素不相識之人。心中這一番愧悔羞慚，霎時置身無地，滿面通紅，翻身站起，連打兩躬，謝罪道：「只因敝友與元帥的姓字相同，在下聞名錯認，冒瀆虎威，乞恕孟浪之罪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。小姐還禮道：「怪聽錯認，往往有之，這有何妨？且請歸坐一敘，小弟正要領教。青梅看茶。」曹爺見說，只得打躬坐下，心中十分慚愧不安。

小姐問道：「曹兄，自通江嶺別後，一向何處存身？想是不曾找著令友？」曹爺驚訝道：「這些往事，元帥何以得知？」小姐道：「相別未久，兄長難道忘了高鸞夢了不成？」曹爺道：「那是我救命的義友，時刻在念，怎麼會忘？」小姐說：「這等，小弟便是。」曹爺擺手笑道：「元帥休得取笑，鸞兄臉似烏金，元帥面如白玉，天地相隔，如何說是元帥？」小姐說：「原是如此這般塗的假色，救兄之後，恐人追捕，即便洗去。」曹爺大喜，連忙站起，重新見禮。曹爺說：「自別吾兄，日夜渴想，不期而遇，真天幸也。」小姐還禮，二人復又歸坐。曹爺道：「請問元帥，不用真名，又假寇姓，是何隱情？」小姐道：「這是小弟訪友的一段苦心。若不冒令友的姓字，焉得吾兄不請自至？」曹爺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小弟素來自號友癡，今聽兄之言，則兄之癡又勝小弟一倍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這等，小弟當號為友癡了！」二人彼此大笑。

小姐又問了曹爺上京的來意，盤說了一回，將那些兵機策論，細細考較了曹爺一遍。曹爺論的件件精微，條條至理，六韜三略，井井有法，滔滔不斷，說了一回。小姐聽了甚喜，道：「小弟竊蒙聖恩，懸牌掃北，平南尚無其人，奉旨於上等舉子中挑選。小弟把六十名俱各考試了一遍，並無其材。明日正該奏覆，兄長負此大才，堪膺重任，待弟見駕保兄平南，兄須竭誠盡力，為國報效。咱弟兄共取功名富貴，豈不是好？」曹爺甚喜，謝道：「承兄厚愛，小弟願附驥尾。」小姐道：「兄長明日早早掛號，小弟好趁時上本。」曹爺點頭答應。又道：「弟還有段衷情，敝友單守英，少年豪傑，文優武備，智勇兼全，亦是棟樑之器，與弟同來，冀望寸進，現在店中，乞元帥提拔一二。」小姐道如命。

正說至此，只聽雲板又響。青梅出去，回來打簽兒稟道：「啟上元帥，中軍回說外面有一少年武士，名叫單守英，前來尋找曹爺。」小姐吩咐道：「請來相見。」青梅答應一聲，開了中門，吩咐出去。雙印聽個請字，料是無事，放下心來，走進府門。中軍送至中門，青梅提燈引進。到了中堂階下，見燈影中曹爺與那元帥對坐，遂進房中，向小姐行參見之禮，打躬搶跪。小姐與曹爺一同站起，小姐招手相攬，吩咐設坐看茶。

高鸞夢一邊說話抬頭看，好一個俊俏小後生。只見他年紀不過十五六，凜凜身材已長成。束髮銀冠紅抹額，頂門一朵素白纓。梅花箭袖西洋錦，獅蠻寶帶嵌瑤瓊。沙魚鞞隱虹霓劍，粉底烏靴足下登。玉面朱唇眉目秀。發如黑染鬢籠蔥。這小姐猛然見了心一動，「這後生面貌如何與父同？」除卻鬚鬚看眉目，越看越像越分明。不由對景勾心事，輾轉思量暗動情。「若還有我雙印弟，與此人年貌不差上下中。不知怎樣失迷去，至今疑惑夢不穩。也是我父女生來雙命苦，爹爹無兒我少弟兄。這而今聽命由天合著眼，還不知結果收園怎樣終？細瞧這位小壯士，安祥氣象帶和平。舉止大方無俗態，與那莊農迥不同。何不施惠將恩待，保他副印作先鋒。將來得見天倫面。勸爹爹收他為嗣作螟蛉。不知他文才武略怎麼樣，何不考較見分明。」這小姐，一見垂憐非別故，都只為骨肉相關在默默中。佳人思想時多會，慢啟朱唇問一聲。

小姐說：「曹爺方才所言，就是此位麼？」曹爺說：「正是。」遂向雙印把小姐許保之言說了一遍。雙印甚喜，起身拜謝。小姐考較了些兵書戰策，又命他耍了一回槍刀，過目果然精通高妙。小姐甚悅，說道：「家常操演，比不得臨陣迎，我強彼弱，一定取勝。萬一彼勝我敗，敵人追趕下來，如何是好？」雙印說：「愚昧後學，望元帥賜教。」小姐起身提槍在手，比著式樣教了他三路敗中取勝的神槍法。雙印一一領記。

當下與文豹一同拜辭出府，一路走著，雙印問道：「兄長方才見了寇元帥，問他那些短處，想是認了不是了？」曹爺笑道：「他並非寇雲龍，乃是在通江嶺救我的恩兄鸞夢高。幸喜是個故人，若是別者，討大大的一場無趣。賢弟，你不看見那時把我羞的有個地縫兒也想鑽了！一陣好生難得受。」雙印也大笑道：「正該叫兄試試也好，我那等苦勸，執意不聽，若要鬧出事來，豈不耽誤功名，白白辛苦一趟。」曹爺擺手道：「好兄弟，不要說了，從今我聽勸就是了。」雙印又正容勸道：「元帥方才面許保舉你我微南，兄長明日懸牌掛印，身為將帥，執掌生殺之權，億萬之命係手掌握，一喜一怒，關人生死，豈可率意使性？勸兄從此虛心納諫，按下性氣，凡事略緩一二，爭得個功名成就，上報國恩，下全友義，方不負良友這番攜帶。」曹爺聞言，悚然變色，連忙站住，向雙印深深一揖，道：「承弟金石之教。愚兄愧服，如命，如命！」雙印連忙還禮。又問道：「那元帥何故假借寇兄的名姓？」曹爺把適才之言說了一遍。雙印歎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那鸞元帥也是個義重如山之人。」曹爺說：「交友的樂處為的就是彼此有這一副肝膽，患難相扶，富貴共享，花辰月夕，把盞談心，良言勸勉。雖居人世，亦覺脫塵。逢此境界時，樂也就樂死了。」雙印笑道：「若逢方才這般境界，氣也就氣死了。」曹爺不覺大笑。二人一路說笑，回店安歇。次日早早就去掛號，兵部把在後招募的花名簿送至帥府。

小姐隔晚打發雙印與曹爺去後，在燈下寫了保本，保曹警為平南元帥，單守英前部先鋒，馬凌雲、羅鳳鳴、王芳、史宏為參謀、護軍兩翼、押後等職，呼延平、鄭鐸、孟昶、焦榮保在自己部下。其餘兩下隨徵效力偏將二百餘名，運糧接應，俱各選定。石懷玉用為先鋒。修本已畢，上床安歇。次日入朝見駕，天子准奏，降旨宣群英上殿，授職賜宴，欽限三月初二日黃道興師，宴畢謝恩出朝，曹爺、雙印到了新帥府，部下諸將參謁拜印，不必泛言。次日到鎮國府去拜小姐。小姐也來回拜。有個工部侍郎岳老爺，乃是柳黃村岳老爺的堂弟，與曹爺見過面的，只得去拜。次日帶了從人向岳府去了。

雙印無親友去拜，在府中寫了家書，要打發四個家兵與啞叭回去。那啞叭見與雙印選了平南副印，天隨人願，如何還肯回家？老主意，只是個不動。雙印正在著急，曹爺回來，勸道：「二哥是捨不開你，莫如帶他同去，免的牽掛不安。跟在行李器械車一處行走，可也無妨。雙印無法，只得依允，打發兩個家丁先回與大哥送信報喜，留下兩個伏侍二哥。

到了初一日，先打發二十萬人馬出城紮營伺候，小姐到相府辭行，拜別岳父。呂相擺酒餞行，再三叮嚀而別。回至府中，小姐發放軍務已畢，進了內堂，命人把曹爺請來，敘禮歸坐，獻茶已罷。

曹爺有語呼兄長：「呼喚小弟有何言？」小姐連連說：「不敢，吾兄貴耳聽根源。小弟有件關心事，廢寢忘餐這幾年。只因敝處高鎮國，待我的深恩重似山。平空無故遭冤枉，小弟心中甚不安。高公子終朝暗把仇家訪，前朝可巧遇機緣。訪真被害從前事，小弟聞知甚喜歡。高公子再三托我求兄長，帶封家書至嶺南。他這裡不久就把仇家告，好叫他在外的嚴親心暫安。」曹元帥聽得此言將頭點，口中應道：「有何難？」小姐說：「還有一言相懇告，望兄婉轉費周全。必須要親手面交高鎮國，小弟心中才得安。」曹爺說：「受人之托忠人事，吾兄只管放心寬。」小姐聽畢忙站起，深深拜倒在一邊。高夢鸞恭恭敬敬說多謝，曹文豹站起連忙把禮還。